



知书达礼
zhishudali 典藏

WORLD
THE LIBRARY OF CLASSIC LITERATURE

MASTERPIECES



《格言》总编辑李彤倾情推荐

LIBRARY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LIBRARY

【美】欧·亨利◎著

The Gift of the Magi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 (美) 欧·亨利 (Henry, O.) 著; 那兰兰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0.6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5484-0110-0

I. 麦… II. ①欧…②那…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美国 - 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4460 号

书 名: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作 者: [美]欧·亨利 著

译 者: 那兰兰

主 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王丽萍 张 丽

责任编辑: 陈春林 王洪启

责任审校: 陈大霞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编: 1500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0451) 87900345 87900299 87900220 (传真)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字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0110-0

定 价: 10.5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The Gift of the Magi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美】欧·亨利 / 著 那兰兰 /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长久以来,外国名著以其多样的题材,精巧的构思,细致生动的笔触,灵动鲜活的角色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在我的青年时代,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成为我枕边案头的亲密伙伴,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令我十分神往,在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相信他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伴随着无数青年走过了他们神采飞扬的花样年华。

外国名著熔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于一炉,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呈现有情世界的动人色彩。它们题材多样而风格迥异,有的笔触细腻,唯美精致,给人以心灵上的愉悦与慰藉;有的激越奔放,充满张力,唤醒人们心底沉睡的力量;有的侧重对历史文化的寻根溯源,展现历史的厚重积淀;有的力求对人类内心情感世界的深度剖析,探寻人类心灵的奥秘。一本本魅力四射的名家名作,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物质生活风貌。

这套从诸多外国名著中精心选编的“世界经典名著文库”,囊括了在国际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丛书装帧精

美、译文精妙,充分显示出蜚声国际文坛的大师们深厚的写作功底和独到的写作风格。旨在为读者朋友们打造一个深具异国文化氛围的阅读空间,领略外国名著的艺术魅力,获得高雅的审美享受和人文熏陶,提升文学素养和人生品位。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全部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为本套丛书增色不少。

鉴于外国名著带给我如此愉悦的阅读感受和深远的人生影响,我致力于将本套精品之作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希望能够带给你们更加富有层次的阅读体验。培根曾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希望广大青少年朋友能够登上这艘满载着知识与快乐的希望之舟,遍览国外精品,传承文明薪火,共享经典珍藏。

《格言》总编辑: 李彤



前言

欧·亨利(1862—1910),原名威廉·雪德尼·波特,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大师之一,共创作近三百篇短篇小说,曾被誉为“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欧·亨利善于描写美国社会中普通人民的生活,他的作品构思新颖,小说的故事情节往往出人意料,语言诙谐,因此,他的作品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

欧·亨利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生家庭。他并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从事过多种职业,还曾因触犯法律被捕入狱。直到1901年出狱后才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复杂的生活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在刻画下层人民生活时形象生动,入木三分,形成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

《麦琪的礼物》是欧·亨利短篇小说之一,描写了一对恩爱的夫妻在圣诞节前一天互赠礼物。他们为了能送给对方最好的礼物,分别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结果事与愿违,两人珍贵的礼物都变成了无用的东西。但同时他们却得到了比任何实物都宝贵的东西,那就是爱。小说告诉人们要尊重他人的爱,学会去爱他人。

欧·亨利代表作还有小说集《白菜与皇帝》、《四百万》、《命运之路》等,其中《警察与赞美诗》、《爱的牺牲》、《带家具出租的房间》、《最后一片叶子》等名篇都使他享誉世界。

目录

- | | |
|---------------|-------------|
| 7 麦琪的礼物 | 110 苹果之谜 |
| 13 警察与赞美诗 | 123 汽车等待的时候 |
| 19 爱神与财神 | 128 双料骗子 |
| 26 没有完的故事 | 138 我们选择的道路 |
| 31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 143 重新做人 |
| 37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 151 钟摆 |
| 41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 156 公主与美洲狮 |
| 47 菜单上的春天 | 162 虎口拔牙 |
| 51 爱的牺牲 | 168 幽默家的自白 |
| 57 被剪亮的灯盏 | 177 姑娘和习惯 |
| 67 “醉翁之意” | 182 回合之间 |
| 80 丛林中的孩子 | 187 刎颈之交 |
| 86 婚姻手册 | 194 饕餮姻缘 |
| 96 活期贷款 | 206 二十年后 |
| 101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 212 华而不实 |
| 106 女巫的面包 | 218 最后一片叶子 |



麦琪的礼物

一美元八点七美分。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了,其中六美分还是由一个个铜板凑起来的。有些是从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软磨硬泡一分两分地扣下来的,人家虽然没有说什么,自己却觉得羞愧难当,深感这种斤斤计较的交易丢人现眼。德拉数了三次,还是一美元八点七美分,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德拉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扑倒在那张破旧的躺椅上痛哭一场,她现在已经毫无办法了。德拉这样做了,与此同时她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精神上的感慨,生活的全部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而抽噎多半占统治地位。

趁着这位家庭主妇正渐渐地从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个家吧。房子是租来的,每周八美元。家具是原来就有的,非常简陋。尽管用笔墨尚能形容,可它跟贫民窟也没什么两样了。

这所房子的门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往里面投过信;这里还有一个电钮,可是恐怕只有上帝才能把它按响;这里还有一张门牌,上面印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的字样。以前房子的主人每星期可以赚到三十美元,可曾是春风得意,“迪林厄姆”这个名字便是那时候一时兴起印上去的。现在,他的收入缩减到二十美元,应景似的,“迪林厄姆”的字母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它们正严肃地思考着是否该把自己缩写成谦逊而又讲求实际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家,走进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完的德拉,总是一边叫他“吉姆”,一边热烈地拥抱他。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了。

德拉擦干眼泪后,往面颊上扑了些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看着行走在灰白色篱笆上的灰白色的猫,整个后院灰蒙蒙的,正如她的心情。明天就是

圣诞节了，她想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可是她现在只有一美元八点七美分。这还是她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一点一点地省下来的。一周只有二十美元的收入实在是不经用，尽管精打细算，还是如此。她亲爱的吉姆啊，看来她只能用一美元八点七美分给他买礼物了。她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就为了筹划着要送他一件称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尽管配得上吉姆的东西很少，也得大致相称才成啊。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各位见过每周房租八美元的公寓壁镜。很显然，只有非常瘦小而灵活的人，才能从镜子里一连串的纵条影像中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模糊的概念。德拉全凭自己苗条的身材，才得以精通这门艺术。

突然，她旋风般地从窗口走到壁镜前面。她的眼睛如繁星般明亮，如清泉般晶莹，但她却在二十秒钟之内花容失色。她急匆匆地解开自己的头发，让它披散下来。

在目前的这种生活窘迫的情况下，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自豪的宝贝。一件是吉姆的金表，那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宝贝；另一件就是德拉的秀发。如果示巴女王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忍不住把头发披散下来，悬在窗外晾干，使女王的所有宝贝和礼物都相形失色；如果所罗门王是堆满金银财宝的地下室的守门人，那么吉姆每次路过那儿，恐怕都会摸出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现在，德拉的秀发披散在她的周围，柔润亮丽，闪耀着光芒，就像是褐色的小瀑布。她的秀发甚至可以遮住膝盖，犹如她的一件长袍。然而紧接着，她又神经质地梳好了头发。她犹豫了一阵儿，默默地站着，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

德拉穿上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裙子一摆，便飘然走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此刻她的眼睛里还残留着晶莹的泪花。

她在一块招牌前停了下来，因为那上面写着：“莎弗朗妮夫人——出售各式假发。”德拉气喘吁吁地跑了一段楼梯，定了定神就去见那位夫人了。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肤色苍白得吓人，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同“莎弗朗妮”



的雅号大相径庭。

“你能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

“当然，”夫人说，“摘掉帽子，让我看看你的头发。”那褐色的瀑布瞬间倾泻下来。

“二十美元。”那位夫人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抓起德拉的头发，非常内行。

“快给我钱。”德拉说。

在此后的两个小时内，德拉就像轻快的小鸟一样飞掠而过。这个比喻是笔者信手拈来的，不必理会。她为了能给吉姆买一件称心的礼物，正忙着对各家店铺进行彻底的大搜查。

她终于找到了配得上吉姆的礼物，那一准是为吉姆定制的，绝非为别人。她寻遍了所有的商店，这样的东西绝无仅有。那是一条样式简单大方的白金表链，表链的上面镂刻着精致的花纹。它与一切优质东西一样，只以货色取胜，不以复杂的雕饰彰显自己的价值，而且它正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看见这条表链，就认为它该属于吉姆。它与吉姆本人是那么的相像，用文静而富有内涵来形容两者再合适不过了。她用整整二十一美元买下了那条表链后就匆匆地回家了，她现在的全部积蓄只有八点七美分了。但是她一点儿也不后悔，是的，吉姆有了这条金链子，在任何场合都可以骄傲而潇洒地看时间了。尽管吉姆的那只表华丽珍贵，但是它的表链却是一条旧皮带，与它毫不相配，因此吉姆有时只是偷偷地瞥上一眼。

德拉回家之后，她的审慎和理智重新回到了她的体内，并渐渐取代了她的狂喜。她找出卷发夹子，点燃煤气，着手打理因爱情和慷慨而牺牲掉的头发。可以想象这件任务是多么的艰巨，亲爱的朋友们——这简直称得上是件了不起的任务啊。

四十分钟后，她的头上布满了紧贴头皮的一绺绺小鬟发，她的样子就像个逃学的小男孩。她对着镜子左瞧瞧，右看看，小心而苛刻。

“这个样子出现在吉姆面前，他就算不把我宰掉，”她喃喃自语，“也一定会说我跟康奈岛上合唱队的卖唱姑娘没什么两样。但是我有办法呢——唉，一美元八点七美分可什么也干不了。”

七点钟的时候，她已煮好了咖啡，并把煎锅放在热炉上预热，随时都可

以煎牛排。

吉姆向来回家准时。德拉将表链对叠握在手心，坐在他进门必经的桌子角上。接着，她听见门外的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的脸因为紧张一度失去了血色。她习惯于为了最简单的日常事物而默默祈祷，现在她悄声说：“万能的上帝，求求您，让他觉得我还是漂亮的吧。”

门开了，吉姆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他是那样的瘦削而严肃。他才二十二岁，却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担。他没有一件像样的大衣，连手套也没有。唉，可怜人啊！

吉姆纹丝不动地站在门口，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似的。他的视线一直停留在德拉身上，那种神情让她不能理解，更让她惊慌。吉姆的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惊讶，没有不满，更没有厌恶，那种神情根本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他只是用这种奇特的神情凝视着德拉。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了下来，走到他的身边。

“亲爱的吉姆，”她喊道，“请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把头发剪掉了，因为我想送你一件礼物，否则我无法安心过圣诞节。头发还会再长出来的。你不会介意，是吗？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的，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圣诞快乐’吧！吉姆，让我们开开心心的。你肯定想不到，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的、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

“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似乎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明摆着的事实。

“是的，不仅剪了，还卖了。”德拉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还是一样爱我，不是吗？没了长发，我还是我，对吗？”

吉姆神情古怪地望了望这个房间。“你说你的头发卖掉了，你没有头发了？”他差不多是白痴似的问道。

“别找啦，吉姆。是的，我已经卖了——卖掉了，没有啦。亲爱的，这是圣诞前夜。对我好点儿，全是为了你，我才卖掉头发的。也许我的头发数得清，”她突然特别温柔地接着说，“可我对你的爱是谁也数不清的啊。我去煎牛排好吗，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之中醒来，把德拉紧紧地搂在怀里。给他们一点儿时间



别着急,我们先花点儿时间从另一角度思索一下某些无关紧要的事。不论房租是每周八美元,还是一百万美元,其实根本没什么区别,数学家或是俏皮的才子也许会给你错误的答案。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就是缺了点什么。对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交代。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放在了桌子上。

“你误会了,德拉,”他说道,“没有什么能改变我对你的爱,无论剪发、修面,还是洗头。不过,你打开桌子上的那包东西,就会明白我刚才为什么神情呆滞了。”

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开绳子,打开包装。紧接着是一声狂喜的尖叫,然后,哎呀!突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于是男主人开始千方百计地慰藉。

这是因为出现在德拉眼前的是全套的梳子,有梳两鬓用的,还有梳后面的,真是应有尽有,样样俱全。那是德拉渴望已久的东西,自从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她就一直喜欢得要死。这些美妙的发梳是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梳子的色彩与她失去的秀发十分相配。她知道这套梳子有多么昂贵,为此她心驰神往了很久,但也仅仅是羡慕渴望,从未想到过据为己有。而现在,这一切居然属于她了,可惜那可以佩戴这垂涎已久的装饰品的美丽长发却没有了。

但是,她还是把发梳紧紧地搂在胸前,过了很长时间才抬起噙满泪水的双眼,微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飞快,吉姆!”

接着,德拉犹如被烫伤的小猫一样跳了起来,叫道:“哦!哦!”

她还没把那漂亮的礼物给吉姆呢。她急不可耐地摊开手掌,伸到吉姆面前,那冰冷的贵重金属仿佛也闪现着她的欢快和热忱。

“漂亮吧,吉姆!这可是我寻遍了所有的商店才找到的。现在,你每天看一百次的时间也没有关系了。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不仅没有照着德拉的话做,反而倒在了躺椅上,两手枕在头下,笑了起来。“德拉,”他说,“让我们把圣诞礼物放在一边,暂时保存起来吧。它们是那样的美好,现在用了确实可惜。我把金表卖掉了,换钱为你买了发梳。现在,亲爱的,还是煎牛排吧!”



诚如诸位所知,那三位麦琪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为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带来了礼物并且发明了馈赠圣诞礼物的风俗。他们既然是聪明人,他们的礼物自然也是聪明的礼物,如果遭遇两样相同的礼物,可能还具有交换的权利。在这儿,我笔墨笨拙地为诸位介绍了一个平淡的故事,住在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各自最宝贵的东西。但是,让我们对现在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所有接收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也是最聪明的。在任何情况下,与他们两个一样的人都是最聪明的。毫无疑问,他们就是麦琪。



警察与赞美诗

索比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急躁不安，辗转反侧。每当夜晚来临，雁群在夜空中引吭高歌，正少一件海豹皮衣的女人对她的丈夫加倍地殷勤热情，而街心公园长凳上的索比愈加焦躁不安、翻来覆去的时候，人们就明白，冬天已近了。

一片枯叶飘落在索比的膝盖上，那是杰克·弗洛斯特的卡片。杰克非常客气，每年来之前，总要跟麦迪逊广场上的常住居民们打一声招呼，亲切地问候一声。他站在十字街头把自己的名片交给“户外别墅”的“信使”北风，好让这里的居民们有个准备。

索比马上领会了杰克的一片苦心，他明白召开组织单人财务筹备委员会的时间到了，他得想办法抵御即将临近的严寒。于是，他在长凳上辗转反侧，急躁不安。

索比对于冬季的居住环境没有过多的奢望，他不期待游弋在地中海中，也不企盼南方的醉人风光，更没想到到维苏威海湾漂泊。他只要能在布莱克韦尔岛待上三个月就满足了，那是他梦寐以求的。整整三个月，不用担心食宿问题，还有意气相投的伙伴，根本不用担心北风和警察的侵扰。没错，对索比来说，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

多年来，布莱克韦尔岛的监狱一直都保持着好客的传统，所以索比的冬天都是在那儿度过的。正像福气比他好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票去棕榈滩和里维埃拉一样，索比也要为一年一度的岛上之旅作些必要的安排。今年也到了得做点什么的时候了。昨天他在古老广场喷水池旁的长凳上冻得难以入睡。他充分利用了三张星期日的报纸：一张垫在上衣里，一张用来包着脚踝，最后一张用来盖住大腿，但是这根本无法抵挡严寒的袭击。因此，他的脑海

里又鲜明地浮现出了布莱克韦尔岛上的生活。他鄙视那些以慈善的名义为城镇穷苦人建的救济机构。在索比看来,救济远远没有法律宽厚。这种救济机构确实不少,有的是市政府办的,有的是慈善机构办的,可谓各式各样,他完全可以到那里去混吃混喝,解决简单的生活需求。索比生性高傲,自尊心强,因此对他来说,这种施舍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从慈善家的手里得到好处,虽然可以不花一分钱,但你得用精神上的屈辱来作为报酬。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有利也有弊,要想在慈善机构获得一个床位,先得被迫洗个澡;要想在那里吃上一片面包,就得用个人的来历和隐私作为代价。因此,倒不如成为法律的客人,那样还好得多,虽然法律不留情面、照章办事,但至少不会对一个人的私事过分干涉。

索比一旦下定在岛上待一段时间的决心,便会立即着手将它变为现实。对于索比而言,让这个意愿变为现实有很多途径,而且既简单又便捷。最合索比心意的是找家豪华餐厅,饱餐一顿,之后坦言自己身无分文,不能付账,这样便安安静静、悄无声息地成为警察的客人。至于后续工作,就是地方官的事了,他们都是知趣的人。

索比离开长凳,踱出广场,穿过一条平坦的柏油马路,它是百老汇大街和第五大街的交会处。索比走上了百老汇大街,看上了一家灯火辉煌的饭店,便在那里停下了脚步。这家饭店每晚都散发着葡萄酒的清香,穿着华丽、身份高贵的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索比对自己上半身的打扮还是很有自信的。他修过面,上衣也算体面,感恩节时某位教会女士送给他的黑领结也还整洁。只要能顺利地走到餐桌前,他就胜利在望了。他露在桌面以上的部分还不至于让侍者生疑。索比在脑子里列了一个菜单:一只烤野鸭,再来一瓶夏布利酒,然后是卡门贝干酪,一小杯清咖啡和一支一美元的雪茄。这些足够了。全部加起来的价钱不算太高,就不会遭到饭店太过危险的报复;但是,在通往冬季避难所的路上,野鸭肉却能让他感到心满意足,无忧无虑。

遗憾的是,索比的脚刚踏进饭店的大门,领班侍者的眼睛就落在了他那不太体面的下半身上,他的旧裤子和破皮鞋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强壮的侍者训练有素地推着他转了个身,他就被悄无声息地押了出来,扔到了人



行道上。那只险遭毒手的野鸭子到底是摆脱了可怜的命运，活了下来。

索比离开了百老汇大街。不用说，靠骗吃骗喝踏到向往已久的岛上是不通了，还得想别的办法混进监狱。

在第六大街的拐角处，有一家商店灯火通明，它那大玻璃橱窗内的商品陈设精巧，惹人注目。索比捡起一块鹅卵石，砸破了玻璃窗。人们从转弯处奔来，跑在最前面的就是一位巡警。索比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两手插在裤袋里，微笑着看着巡警的黄铜纽扣。

“肇事者呢？”警官气急败坏地问道。

“难道您看不出我与这事的关系吗？”索比说，口气有些嘲讽，态度却很友善，就像一个交上好运的人。

警察认为索比不可能是肇事者。在他看来，没有哪个肇事者在作案之后还会留在现场，并与法律的代言人侃侃而谈，恐怕早就逃之夭夭了。恰好半条街外有个人正跑去赶一辆车，警察便抽出警棍追了上去。索比大失所望，心里懊恼极了，只得拖着脚步，重新开始游荡。唉，他又失算了。

对街有一家普普通通的餐厅，它很受那些胃口大钱包小的顾客欢迎。那里碗具粗糙，空气混浊，汤菜淡如水，餐巾薄如绢。索比穿着那罪孽深重的鞋子和令人诅咒的裤子走进餐厅，上帝保佑，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挑了个位置坐下，吃了牛排、煎饼、炸面饼圈和馅饼。然后，他坦然地对侍者说，他一个子儿也没有。

“去叫警察吧，快点儿，”索比说，“别让大爷等久了。”

“我看没这个必要，”侍者说，声音像奶油蛋糕一样滑腻，眼睛则活似曼哈顿开胃酒中的樱桃，“喂，阿康！”

两个侍者干净利落地把他扔在了又冷又硬的人行道上。索比的左耳倒了大霉，因为正好是左耳着地。索比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一节一节循序渐进地，就像木匠打开的折尺一样，然后拍掉衣服上的尘土。被捕也许仅是一个美梦，那个岛与他相距甚远。与这个饭店相隔两个门面的药店前站着一名警察，他冲着索比笑了笑，便走到街上去了。

索比一口气走过五个街口，才重新恢复勇气，继续踏上被捕之路。他天真地认为这次不会出错，肯定十拿九稳。一位衣着简朴、风姿绰约的年轻女